

蘇門答臘族

蘇門答臘族

《刊謬補缺切韻》研究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

國

十四百廿三言

新加二万

唐龍興廣開寶

有江東南道巡察

御史平侯

者燕國蕭族

京地冠蓋博識多才智周鑒遠觀風俗政先蕭令清持斧理輪而鵲逐卑擊

古雖銓異令也何殊爰屆衡州精加採訪幽駁務守職絕私奉公每因以還食

餘閑莫不以修書自悅所撰字樣音注律等詒承清白之譽叨眷註撰之能蒙

索書看曲盡幽旨遂願謂曰陸言法切韻時俗共重以為典規然若字少

復闕字義可為刊謬補鼓切韻削舊滋俗添新正典并各加訓啓導愚

裴務齊正字本

《刊謬補缺切韻》研究

曹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研究 / 曹潔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25-6988-5

I. ①裴… II. ①曹… III. ①《切韻》—研究 IV.
①H11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94515 號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研究

曹 潔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 × 965 1/16 印張 17.75 插頁 4 字數 222,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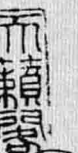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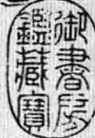
印數: 1—1,100

ISBN 978-7-5325-6988-5

H · 102 定價: 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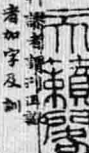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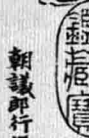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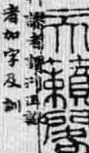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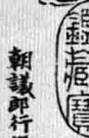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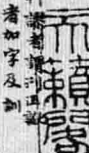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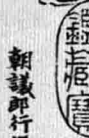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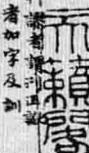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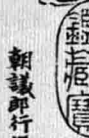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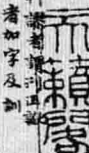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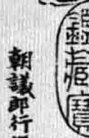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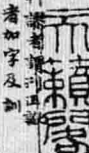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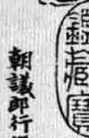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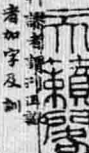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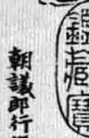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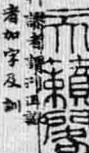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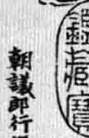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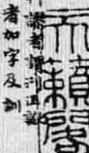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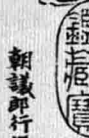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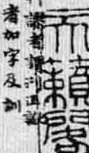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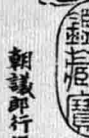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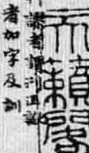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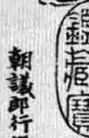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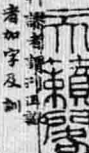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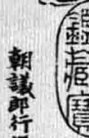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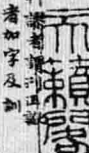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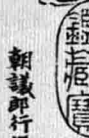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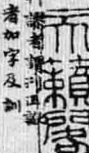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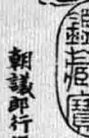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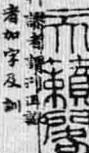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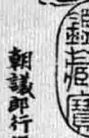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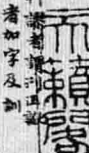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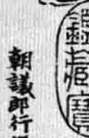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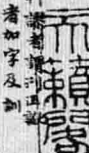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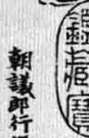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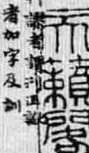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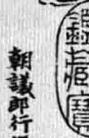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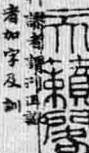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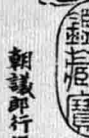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裴務齊正字本 〈刊謬補缺切韻〉研究》序

魯國堯

作為一個學人，我自識字起，至今七十餘年，也算讀過許多詩。給我留下印象的不少，而留下深刻印象、常常誦讀的則不算多。王安石的《題張司業詩》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最後兩句是名句，之所以是名句，因為它蘊涵哲理。在這兒我只說，在這首詩中，“尋常”與“奇崛”相對，看來，在作者的價值觀裏，“奇崛”是高於“尋常”的，甚至是遠遠高於“尋常”的。

我試作一點引申，就我的“閱歷”而言，“奇崛”的客觀事物最容易引起注意。對於有志氣、有追求的學者而言，“奇崛”亦即具有“特色”的客觀事物是最受歡迎的，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奇崛”、“特色”能激發出研究者的勇氣、創造力和堅強的意志，使之噴發。世間名言成千上萬，不才如我，也想增加一條，就是“奇崛出學問”（按，這也許與我的大腦的“數據庫”裏原有個“憤怒出詩人”的名句有關）。例如印歐語系的“奇崛”特色與十八九世紀歐洲的文化、

學術環境孕育、誕生了比較語言學（詳見郝爾格·裴特生的《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中譯本校訂本第 223—224 頁），漢語的鮮明特色和中國學者的堅毅精神使中國語言學的優良傳統雖經歷磨難仍舊屹立不墜。

如果論及“具體而微”的學問，則可舉出更多的事例。此處僅舉唐五代寫本韻書為例。無論出自敦煌莫高窟的，還是深藏“內府”或流落書肆的，這些韻書甫一現身，立即被專家視若連城之璧，其原因即在這些韻書具有“奇崛”的特色（就我所知，坊間“敦煌學”的每一本書裏，第一章總有對敦煌遺書的“傳奇式”的發現及其極高的學術價值不厭其煩的描述，此處不贅言了）。

唐五代寫本韻書，現存尚有多種，詳見周祖謨先生《唐五代韻書集成》。就中以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最具“奇崛”的特色。其特色在於它是不止一種的“異質”致成的“多元”，這本韻書堪稱“百衲本”，即一書之內，由來源不同的幾部分混合而成。研究這種書，自比通常的全書體例一致的著作困難得多，費力得多，需要認識、比較、辨析、詮釋，等等。青年學者曹潔博士踵繼諸賢之後，以這樣一個“難啃的骨頭”作為研究對象，這種知難而上的精神值得稱道。曹潔這本《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研究》的價值首先在於此。

在曹潔之前，已有一些專家，特別是陸志章、周祖謨兩位中國二十世紀的音韻學大家，對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做過研究。但是他們的成果或是單篇論文，或是專著中的一章，自然難以暢所欲言，曲盡其妙。而曹潔有勇氣追隨前修，對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作全面的梳理、深入的研究，撰成這本專著。采取的是窮盡式的研究方法，自然有進展、有進步。

曹潔此書取唐代韻書裴本《切韻》，從文獻學、音韻學兩方面進行比較研究，頗有成績，具體說有以下兩個亮點：

1. 通過對裴書注釋體例、注文風格等多角度的考察，提出自己的裴書異質組成的“四類說”，即上平聲前七韻爲一類，上平聲陽唐和下平聲爲一類，去聲和入聲爲一類，上聲爲一類。並進而明確提出裴書“是一個遵循《切韻》系韻書音系結構又更多地反映了當時實際語音異質性的傳本”，這一觀點是有價值的。例如裴書將下平的“陽”、“唐”提到上平，與“江”並列，這就是亮點，大亮點。唐宋其它韻書有這樣排列的？這能不是實際語音的反映？

2. 從韻部名稱、排序、小韻、反切、訓釋、文字形體等各個方面，將裴本切韻與王韻系列、箋注本系列和《廣韻》作全面的比較，範圍大，用力勤，對前人的論述有所補充，亦有新見。

茲述如下：

其一，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簡稱《王韻》，在《十韻匯編》裏，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被叫做《王二》，宋濂跋本《刊謬補缺切韻》被叫做《王三》。是“父子”關係還是“兄弟”關係？涉獵音韻學史的學人都會問這個問題。曹潔以裴本即《王二》與《王三》做了認真對比後認爲，裴本在行款、韻目名稱、韻次、注文體例等方面同《王三》有相當的差異，兩書切語完全相同的比例並不像想象的那麼高，各部分均在 80% 以下。但從另一方面看，兩者有那麼多同質異構的小韻說明它們的音系結構基本一致，說它們有親緣關係是不錯的。曹潔研究後的結論是，從各部分注釋體例及小韻收字的差異來看，裴本的確是一個有別於宋濂跋本的異質性《王韻》傳本，兩書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傳承關係。完全相同的部分，則說明兩書或者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只是後來並行發展，形成了不同的體系。裴本的許多有創見的變動，對小韻的反切做了部分修改，較之《王三》，更符合當時的實際語音。裴本注文重義訓，重“正字”，都表明此書著者或許是試圖合衆家之長，創造一個更具個性的《切韻》增補本。

其二，曹潔通過細緻觀察，發現了裴本音注中的特殊切語若干。這些切語，可能反映了當時的實際語音的某些特徵。聲類部分主要有：唇音輕重唇混切，舌音端知兩組混切、娘日混，齒音精章混、精莊混、從邪混，牙喉音匣疑混、喻三和匣混，濁音清化，全清與次清混等等；韻類部分主要有：韻攝內部混切：通攝（東冬、冬鍾、東鍾）、止攝（脂微、之微、脂之）、蟹攝（界夬）、臻攝（真斤）、山攝（刪山）、宕攝（陽唐）、流攝（侯幽）、咸攝（覃談、覃添、鹽添），通攝和江攝混切、江攝和宕攝混切、宕攝和梗攝混切等等；聲調部分主要有：平上聲混，平入聲混，等等。

其三，裴本被稱為“正字本”，全書字體表達方式繁多。曹潔通過裴本與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比較，通過與《說文》的比對，分析了“俗”、“今”、“正”、“非”、“誤”等術語的內涵，說明裴本有別與其他同時期韻書的特質之一，即“正字”。

音韻學的書跟哲學、思想史的書不同，充滿了具體、細緻的陳述，甚至有大量的表格，這是作者心血的結晶，不可視作繁瑣而厭之。讀者如果沉下心來，慢慢地閱看曹潔的這本書，並不時翻檢裴務齊原著、周祖謨先生著作，就會對曹潔的勤奮、認真有所認識，從而嘉許。當然這本書裏的成千上萬的字與反切，只要稍有疏忽，必定出現訛誤，賢者、高手也難免的。曹潔是位謙虛好學的青年學者，肯定歡迎方家的指謬。

最後，我說兩個想法。

第一，唐五代韻書，蘊藏非常豐富，學術價值極高，是音韻學的一個“大油田”，這絕非過譽。石油的重要性，是當今世界每個人都知曉的，阿拉伯、中亞的許多國家就都以石油“立國”，成了富國。我希望曹潔，不只是研究自己的祖先的著作，還應該繼續研究其他多種唐五代韻書，專心致志，多出成果，成為“富姐”。我同時希望音韻學界有更多的學人來開採“唐五代韻書”這個大油田，共

襄盛舉。

第二，朱德熙先生 1991 年在《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序》中說：“回過頭看五十年代以來培養的學生，其中雖然也不乏杰出者，但總的看來，失之於陋。”這個論斷是顛撲不破的。如今我接着說：“近二十多年培養的學生，更陋。”何以如此？歷史使然，這樣的教育體制、考評制度造成了絕大多數學人自“盛顏”而至“白首”，只“專”一門學科的一個分支的一個部分或一個專題，焉得不“陋”？當今缺乏的是“通”，即徐光啓“欲求超勝必先會通”的“通”，許慎《說文解字序》“博采通人”的“通”。讀了曹潔的《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研究》專著後，我建議曹潔跳出“專”字，勇敢地邁向“通”字，今後幾十年不止於做音韻學的研究，也可以插足文字學，例如以裴務齊的“正字”為突破口，下大工夫，在唐代的“漢字學”方面寫出論著。唐代“字樣學”很發達，值得探究；如今浙江大學張涌泉教授及其弟子們研究敦煌文字正熱火朝天，音韻學出身的曹潔不也可以開闢“第二戰場”進入這個領域，共襄盛舉？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日於杭州文二路寓所

目錄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研究》序 魯國亮/1

第一章 緒論 /1

- 第一節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簡介 /1
- 第二節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8
- 第三節 裴本的研究歷史 /16
-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意義 /23

第二章 裴本本體研究 /27

- 第一節 裴本現存的情況 /27
- 第二節 裴本的韻次及韻目搭配 /29
- 第三節 裴本的注釋體例 /37
- 第四節 裴本異質性討論 /47
- 第五節 裴本的正字 /59

第三章 《王韻》系韻書小韻的考察 /72

- 第一節 裴本小韻與《王三》小韻的比較 /72
- 第二節 裴本小韻與《王一》小韻的比較 /95
- 第三節 裴本小韻的特殊音切 /110

第四章 裴本與箋注本《切二》、箋注本《切三》的比較 /123

- 第一節 裴本與箋注本《切二》的比較 /123
- 第二節 裴本與箋注本《切三》的比較 /130

第五章 裴本与《廣韻》的比较 /136

第一節 裴本、《廣韻》相同的小韻、不同归部的小韻 /136

第二節 裴本、《廣韻》不互見的小韻 /142

第三節 裴本、《廣韻》不同切語的小韻 /162

第四節 小結 /175

第六章 結語 /180

參考文獻 /189

附錄一 裴本與《王三》寫法及用字不同，音韻地位相同的小韻 /199

附錄二 裴本與《王三》、《箋二》、《箋三》小韻相關校勘 /205

附錄三 《王三》又音研究 /212

附錄四 宋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音注補苴 /265

後記 /274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簡介

陸法言《切韻》成書於隋，入唐奉爲功令，於是增益、補訂者甚多，遂形成《切韻》系韻書。《切韻》系韻書反切音讀向來作爲中古語音的材料受到重視。

《切韻》殘卷的發現與輯錄、整理是上個世紀的重大收穫之一。

據《廣韻》卷首及《唐書·藝文志》記載，唐代有多家對《切韻》進行過修訂，其中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孫愐《唐韻》、李舟《切韻》等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傳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是距離陸法言《切韻》原本較近的增訂本之一，它旨在對《切韻》“刊正訛謬，增字加訓”，在唐代流傳較廣。至今我們發現的有三種唐寫本，分別出自敦煌莫高窟和故宮博物院，我們通常把它們稱作《王一》、《王二》和《王三》。

《王一》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上世紀初被法國人伯希和劫去

海外，故又被稱為敦煌本王韻。1934年，劉半農遠赴法國，從巴黎國民圖書館抄錄了敦煌本王韻殘卷（館藏 P2011），收入《敦煌掇瑣》。後來北京大學魏建功、羅常培又將其收於《十韻彙編》。劉抄本錯誤較多，姜亮夫重新摹寫後收入他的《瀛涯敦煌韻輯》中。但姜書亦有許多錯誤，潘重規又有所糾正，收入《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中。全書共分五卷，各卷都有殘缺，其中平聲和入聲所缺較多。以上是法藏《王一》的情況。另外王國維曾摹寫過藏於倫敦博物館的三種敦煌《切韻》殘卷（S2683、S2055、S2071）。其中 S2055 “從之韻‘𩺰’字起到魚韻‘𩺰’字止一段（共二十行，主要是微韻字），是先出反切，後出訓解，再記一紐字數，體例與其他各韻都不相同，而與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體制和內容幾乎全部相合。由此可知本書還雜有王仁昫《切韻》在內，而不是單純的一種書。王國維沒有見到敦煌本王仁昫《切韻》，所以對這一部分不清楚。自從劉復刊出敦煌本王韻以後，才為人所發現”。^[1] 這一部分是英藏“王一”的情況。

《王二》在三本中最早刊行於世，它原為清皇室所有，民國後藏於故宮博物院。上世紀二十年代，為羅振玉、王國維等在清室整理書籍時發現，故簡稱內府本。民國初，北京大學研究所將其拍攝了照片，印有兩份，一份歸羅振玉，一份藏北大研究所。民國十四年，唐蘭得到羅氏照片，仿寫印行，後來北京大學魏建功、羅常培又將其收錄在《十韻彙編》中，唐蘭仿寫本今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今周祖謨的《唐五代韻書集存》亦收錄有影印本。是書末附有明項子京跋，故又稱項跋本。卷首書名下題“朝議郎行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撰”，次行題“前德州司戶參軍長孫訥言注”、“承奉郎行江夏縣主簿裴務齊正字”，又被稱為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

[1] 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中華書局，1983年，第835頁。

今依周氏所定名稱，下文均簡稱裴本。

《王三》爲 1947 年故宮博物院發現的又一唐寫本，清《石渠寶笈》稱其爲《唐吳彩鸞書唐韻》。卷首有王仁昫自序和陸法言序，並題“朝議郎行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字德溫新撰定”，卷尾有明洪武間宋濂跋語，故又被稱爲“宋濂跋本王韻”，簡稱“宋跋本”。與其他兩種相比，它是隋唐五代流傳至今的唯一完整無缺的版本，學術價值極高。

唐五代《切韻》傳本存世至今，各家稱謂不同，現以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爲準，並附各家稱謂如後：

一：《切韻》殘卷各家稱謂表

其他各家 周祖謨 《唐五代韻書集存》	《十韻 匯編》	《魏建 功文 集》 [1]	以出處命名	以跋語命名	今人印寫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P2011）	王一	法四	敦煌本（出自敦煌）		劉復《敦煌掇瑣》刻本
《刊謬補缺切韻》序（P2129）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二	[2]	國三		宋跋本（書後附宋濂跋）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	王二	國二	內府本（原藏清內府）	項跋本（書後附項元汴跋）	唐蘭仿寫本（唐蘭仿寫石印）
箋注本切韻一（S2071）	切三	英三			王國維手抄《切韻》第三種
箋注本切韻二（S2055）	切二	英二			王國維手抄《切韻》第二種
箋注本切韻三（P3693、P3694、P3696、S6176）					
切韻殘葉四（S2683、P4917）	切一	英一			王國維手抄《切韻》第一種

[1] 魏建功《魏建功文集》第貳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54—355 頁。

[2] 《十韻匯編》刊行時只收錄兩種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王三》是後人根據《王一》、《王二》的慣例對第三種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稱呼。

一、成書年代

關於王仁昫著書的年代，開始有爭論：“第一種說法認為王仁昫書作於唐太宗貞觀年間。這種說法見於厲鼎燿《讀故宮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書後》和蔣經邦《敦煌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跋》。……第二種說法認為王韻編纂的時代較晚，大概是唐武后時代的書。這種說法見於陸志韋的《唐五代韻書跋》。……第三種說法認為王韻作於唐中宗神龍二年（公元706年）。這種說法見於故宮博物院所影印的宋跋本王韻後唐蘭跋語。”^[1]

以上三說，學術界公認的是第三種說法。周祖謨在《王仁昫切韻著作年代釋疑》中列舉的理由如下：（1）從書中避諱例字看：唐代帝王名號在《王三》中有說明的共五處，分別是先韻“淵”、真韻“民”、之韻“治”、志韻“治”、銑韻“顯”；中宗以後的各帝名號皆不注。且“顯”字缺末筆，下注“今上諱”。另外，從其他幾本敦煌唐寫本韻書看，凡是注文有“治”字和“顯”字的，一律改用他字。這也證明王書是作於中宗即位之後。（2）從序文看：序文首句“大唐龍興，廉問寓縣，有江東道巡察黜陟大使侍御史平侯嗣先者”。唐朝武后篡唐改國號為周，末年傳位於中宗，神龍元年始復國號為唐，史稱中興。時人張景源上書中宗“夫言中興者，中有阻間，不承統歷。既奉成周之業，實揚先聖之資。君親臨之，後莫重之，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及圖史並出制誥，咸請除中興字，直以唐龍興為名”。^[2]所以根據“大唐龍興”四字，王仁昫書作於唐中宗時期確定無疑。《新唐書》卷四《中宗紀》中記載神龍二年遣十大巡察使一事，杜佑《通典》中也說：“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二

[1] 周祖謨《問學集》，中華書局，1966年，第485頁。

[2] 《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第5724頁。